

经世恒言 (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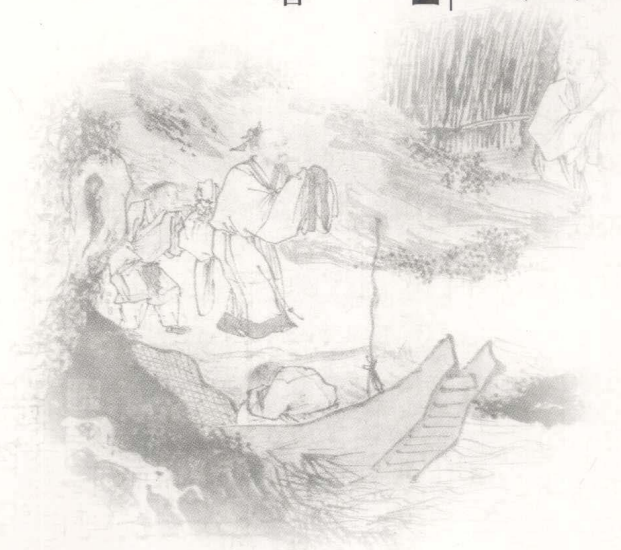
XINGSHI HENGYAN

• 三言二拍 • 图文版 •

典藏精品

明·冯梦龙 著

话说近代浙江衢州府，有一人姓王名奉，哥哥姓王名春。弟兄各生一女，王春的女儿名唤琼英，王奉的叫做琼真。琼英许配本郡一个富家潘百万之子潘华。琼真许配本郡萧别驾之子萧雅，都是自小聘定的。琼英方年十岁，母亲先丧，父亲继歿。那王春临终之时，将女儿琼英托与其弟，嘱咐道：我并无子嗣，只有此女，你来做嫡女看成。……



醒世恒言

冯梦龙 著

(二)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第十二卷 佛印师四调琴娘

文章落处天须泣，此老已亡吾道穷。
才业谩夸生仲达，功名犹继死姚崇。
人间便觉无清气，海内安能见古风。
平日万篇何所在？六丁收拾上瑶宫。

这八句诗是谁做的？是宋理宗皇帝朝一个官人，姓刘名克庄，道号后村先生做的。

说那神宗皇帝朝，有个翰林学士，姓苏名轼，字子瞻，道号东坡居士，本贯是西川眉州眉山县人氏。这学士平日结识一个道友，叫做佛印禅师。你道这禅师如何出身？他是江西饶州府浮梁县人氏，姓谢名端卿，表字觉老，幼习儒书，通古今之蕴，旁通二氏，负博洽之声。一日应举到京，东坡学士闻其才名，每与谈论，甚相敬爱。屡同诗酒之游，遂为莫逆之友。忽一日，神宗皇帝因天时亢旱，准了司天台奏章，特于大相国寺建设一百八分大斋，征取名僧，宣扬经典，祈求甘雨，以救万民。命翰林学士苏轼制就吁天文疏，就命轼充行礼官主斋。三日前，便要到寺中斋宿。先有内官到寺看阅斋坛，传言御驾不日亲临。方丈中铺设御座，一切规模，务要十分齐整。把个大相国寺打扫得一尘不染，妆点得万锦攒花。府尹预先差官四围把守，不许闲人人寺，恐防不时触突了圣驾。这都不在话下。

却说谢端卿在东坡学士坐间闻知此事，问道：“小弟欲兄长挈带入寺，一瞻御容，未知可否？”东坡那时只合一句回绝了他，何等干净。只为东坡要得端卿相伴，遂对他说道：“足下要去，亦有何难。只消扮作侍者模样，在斋坛上承直。圣驾临幸时，便得饱看。”谢端卿那时若不肯扮做侍者，也就罢了。只为一时稚气，遂欣然不辞。先去借办行头，装扮得停停当当，跟随东坡学士入相国寺来。

东坡已自吩咐了主僧，只等报一声圣驾到来，端卿就顶侍者名色，上殿执役，闲时陪东坡在净室闲讲。

且说起斋之日，主僧五鼓鸣钟聚众。其时香烟缭绕，灯烛辉煌，幡幢五采飘扬，乐器八音嘹亮，法事之盛，自不必说。东坡学士起了香头，拜了佛像，退坐于僧房之内。早斋方罢，忽传御驾已到。东坡学士执掌丝纶，日覲天颜，倒也不以为事。慌得谢端卿面上红热，心头突突地跳。矜持了一回，按定心神，来到大雄宝殿，杂于侍者之中。无过是添香剪烛，供食铺灯。不一时，神宗皇帝驾到。东坡学士同众僧摆班跪迎，进入大殿。内官捧有内府龙香，神宗御手拈香已毕，铺设净褥，行三拜礼。主僧引驾到于方丈，神宗登上御座。众人叩见了毕，神宗夸东坡学士所作文疏之美。东坡学士再拜，口称不敢。

主僧取旨献茶，捧茶盘的却是谢端卿。原来端卿因大殿行礼之时，拥拥挤挤，不得仔细瞻仰，特地充作捧茶盘的侍者，直捱到龙座御膝之前。偷眼看圣容时，果然龙凤之姿，天日之表，天威咫尺，毛骨俱悚，不敢姿意观瞻，慌忙退步。却被神宗龙目看见了。只为端卿生得方面大耳，秀目浓眉，身躯伟岸，与其他侍者不同，所以天颜刮目。当下开金口，启玉言，指着端卿问道：“此侍者何方人氏？在寺几年了？”主僧先不曾问得备细，一时不能对答。还是谢端卿有量，叩头奏道：“臣姓谢，名端卿，江西饶州府人，新来寺中出家。幸瞻天表，不胜欣幸。”神宗见他应对明敏，龙情大喜。又问：“卿颇通经典否？”端卿奏道：“臣自少读书，内典也颇知。”神宗道：“卿既通内典，赐卿法名了元，号佛印，就于御前披剃为僧。”那谢端卿的学问，与东坡肩并肩下，他为应举到京，指望一举成名，建功立业，如何肯做和尚。常言道：王言如天语，违背圣旨，罪该万死。今日玉音吩咐，如何敢说我是假充的侍者，不愿为僧？心下正万分不乐，一时出于无奈，只得叩头谢恩。当下主僧引端卿重来正殿，参见了如来，然后引至御前，如法披剃。钦赐紫罗袈裟一领，随驾礼部官取羊皮度牒一道，中书房填写佛印法名及生身籍贯，奉旨披剃年月，付端卿受领。端卿披了袈裟，紫气腾腾，分明是一尊肉身罗汉，手捧度牒，重复叩头谢恩。神宗道：“卿既为僧，即委卿协理斋

事。异日精严戒律，便可作本寺主持，勿得玷辱宗门，有负朕意。”说罢起驾。东坡和众僧于寺门之外跪送过了，依原来做斋事，不在话下。

从此搁起端卿名字，只称佛印，众人都称为印公。为他是钦赐剃度，好生敬重。原来故宋时，最以剃度为重。每度牒一张，要费得千贯钱财，方得到手。今日端卿不费分文，得了度牒为僧。若是真侍者，岂不是千古奇逢，万分欢喜。只为佛印弄假成真，非出本心，一时勉强出家，有好几时气闷不过。后来只在大相国寺翻经转藏，精通佛理，把功名富贵之想，化作清净无为之业。他原是明悟禅师转世，根气不同，所以出儒入墨，如洪炉点雪。东坡学士他是个用世之人，识见各别。他说：“谢端卿本为上京赴举，我带他到大相国寺，教他假充侍者，瞻仰天颜，遂尔披剃为僧，却不是我连累了他！他今在空门枯淡，必有恨我之意。虽然他戒律精严，只恐体面上矜持，心中不能无动。”每每于语言之间，微微挑逗。谁知佛印心冷如冰，口坚如铁，全不见丝毫走作。东坡只是不信。后来东坡为吟诗触犯了时相，连遭谪贬。直到哲宗皇帝元祐年间，复召为翰林学士。其时佛印游方转来，仍在大相国寺挂锡，年力尚壮。东坡一见，想起初年披剃之事，遂劝佛印：“若肯还俗出仕，下官当力荐清职。”佛印哪里肯依！东坡遂嘲之曰：

不毒不秃，不秃不毒。转毒转秃，转秃转毒。

佛印笑而不答。那一日，仲春天气，学士正在府中闲坐，只见院子来报：“佛印禅师在门首。”学士听得，教请入来。须臾之间，佛印入到堂上，见学士叙礼毕。教院子点将茶来。茶罢，学士便令院子于后园中洒扫亭轩，邀佛印同到园中，去一座相近后堂的亭子坐定。院子安排酒果肴饌之类。排完，使院子斟酒，二人对酌。酒至三巡，学士道：“筵中无乐，不成欢笑。下官家中有一乐童，令歌数曲，以助筵前之乐。”道罢，便令院子传言入堂内去。不多时，佛印蓦然耳内听得有人唱词，真个唱得好！

声清韵美，纷纷尘落雕梁；字正腔真，拂拂风生绮席。
若上苑流莺巧啭，似丹山彩凤和鸣。词歌白雪阳春，曲唱
清风明月。

佛印听至曲终，道：“奇哉！韩娥之吟，秦青之词，虽不遏住行
云，也解梁尘扑簇。”东坡道：“吾师何不留一佳作？”佛印道：“请乞
纸笔。”学士遂令院子取将文房四宝，放在面前。佛印口中不道，心
下自言：“唱却十分唱得好了，却不知人物生得如何？”遂拈起笔来，
做一词，词名〔西江月〕：

窄地重重帘幕，临风小小亭轩，绿窗朱户映婵娟，忽
听歌讴宛转。既是耳根有分，因何眼界无缘？分明
咫尺遇神仙，隔个绣帘不见！

佛印写罢，学士大笑曰：“吾师之词，所恨不见。”令院子向前，
把那帘子只一卷，卷起一半。佛印打一看时，只见那女孩儿半截露
出那一双弯弯小脚儿。佛印口中不道，心下思量：“虽是卷帘已半，
奈帘钩低下，终不见他生得如何。”学士道：“吾师既是见了，何惜一
词。”佛印见说，便拈起笔来，又做一词，词名〔品字令〕：

觑着脚，想腰肢如削。歌罢遏云声，怎得向掌中托。
醉眼不如归去，强罢身心虚霍。几回欲待去掀帘，犹恐主
人恶。

佛印意不尽，又做四句诗道：

只闻檀板与歌讴，不见如花似玉眸。
焉得好风从地起，倒垂帘卷上金钩。

佛印吟诗罢，东坡大笑。教左右卷上绣帘，唤出那女孩儿，从
里面走出来，看着佛印，道了个深深万福。那女孩儿端端正正，整

容敛袂，立于亭前。佛印把眼一觑，不但唱得好，真个生得好。但见：

蛾眉淡拂，莲脸微匀。轻盈真物外之仙，雅淡有天然之态。衣染鲛绡，手持象板，呈露笋指尖长；足步金莲，行动凤鞋弓小。临溪双洛浦，对月两嫦娥。好好好，好如天上女；强强强，强似月中仙。

东坡唤院子斟酒，叫那女孩儿：“近前来，与吾师把盏。”学士道：“此女小字琴娘，自幼在于府中，善知音乐，能抚七弦之琴，会晓六艺之事。吾师今日既见，何惜佳作。”佛印当时已自八分带酒，言称告回。琴娘曰：“禅师且坐，再饮几杯。”佛印见学士所说，便拿起笔来，又写一词，词名〔蝶恋花〕：

执板娇娘留客住，初整金钗，十指尖尖露。歌断一声天外去，清音已遍行云住。耳有姻缘能听事，眼见姻缘，便得当前觑。眼耳姻缘都已是，姻缘别有何处？

佛印写罢，东坡见了大喜。便唤琴娘就唱此词劝酒，再饮数杯。佛印大醉，不知词中语失。天色已晚，学士遂令院子扶入书房内，安排和尚睡了。学士心中暗想：“我一向要劝这和尚还俗出仕，他未肯统口。趁他今日有调戏琴娘之意，若得他与这小妮子上得手时，便是出家不了。那时拿定他破绽，定要他还俗，何怕他不从！好计，好计！”即唤琴娘到于面前道：“你省得那和尚做的词中意？后两句道：‘眼耳姻缘都已是，姻缘别有何处？’这和尚不是好人，其中有爱慕你之心。你可今夜到那书院内相伴和尚就寝，须要了事，可讨执照来。我明日赏你三千贯，作房奁之资。我与你主张，教你出嫁良人。如不了事，明日唤管家婆来，把你决竹篦二十，逐出府门。”琴娘听罢，唬得颤作一团，道：“领东人钧旨。”离了房中，轻移莲步，怀着羞脸，径来到书院内。佛印已自大醉，昏迷不省，睡在凉床之上。壁上灯尚明，琴娘无计奈何，坐在和尚身边，用尖尖

玉手去摇那和尚时，一似蜻蜓摇石柱，蝼蚁撼大山。和尚鼻息如雷，那里摇得觉。

话休絮烦。自初更摇起，只要守和尚省觉，直守到五更，也不省。那琴娘心中好慌，不觉两眼泪下，自思量道：“倘或今夜不了得事，明日乞二十竹篦，逐出府门，却是怎地好！”无奈和尚大醉，不了得事。琴娘弹眼泪，却好弹在佛印脸上。只见那佛印飒然惊觉，闪开眼来，壁上灯尚明。去那灯光之下，只见一个如花似玉女子，坐在身边。佛印大惊道：“你是谁家女子，深夜至此，有何理说？”琴娘见问，且惊且喜，揣着羞脸，道个万福：“贱妾乃日间唱曲之琴娘也。听得禅师词中有爱慕贱妾之心，故夤夜前来，无人知觉。欲与吾师效云雨之欢，万乞勿拒则个。”佛印听说罢，大惊曰：“娘子差矣！贫僧夜来感蒙学士见爱，置酒管待，乘醉乱道此词，岂有他意！娘子可速回！倘有外人见之，无丝有线，吾之清德一旦休矣。”琴娘听罢，哪里肯去。佛印见琴娘只管尤殢不肯去，便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此必是学士教你苦难我来！吾修行数年，止以诗酒自娱，岂有尘心俗意。你若实对我说，我有救你之心。如是不从，别无区处。”琴娘见佛印如此说罢，眼中垂泪道：“此果是学士使我来。如是吾师肯从贱妾云雨之欢，明日赏钱三千贯，出嫁良人。如吾师不从，明日唤管家婆决竹篦二十，逐出府门。望吾师周全救我。”道罢，深深便拜。佛印听罢，呵呵大笑。便道：“你休烦恼，我救你。”遂去书袋内取出一副纸，有见成文房四宝在桌上，佛印捻起笔来，做了一只词，名〔浪淘沙〕：

昨夜遇神仙，也是姻缘。分明醉里亦如然。睡觉来时浑是梦，却在身边。此事怎生言？岂敢相怜！不曾抚动一条弦。传与东坡苏学士，触处封全。

佛印写了，意不尽，又做了四句诗：

传与巫山窈窕娘，休将魂梦恼襄王。
禅心已作沾泥絮，不逐东风上下狂。

当下琴娘得了此词，径回堂中呈上学士。学士看罢，大喜，自到书院中，见佛印盘膝坐在椅上。东坡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真禅僧也！”亦赏琴娘三百贯钱，择嫁良人。东坡自此将佛印愈加敬重，遂为入幕之宾。虽妻妾在旁，并不回避。佛印时时把佛理晓悟东坡，东坡渐渐信心。后来东坡临终不乱，相传已证正果。至今人犹唤为坡仙，多得佛印点化之力。有诗为证：

东坡不能化佛印，佛印反得化东坡。
若非佛力无边大，哪得慈航渡爱河！

第十三卷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

柳色初浓，余寒似水，纤雨如尘。一阵东风，穀纹微皱，碧波粼粼。仙娥花月精神，奏凤管鸾箫斗新。万岁声中，九霞杯内，长醉芳春。

这首词调寄〔柳梢青〕，乃故宋时一个学士所作。单表北宋太祖开基，传至第八代天子，庙号徽宗，便是神霄玉府虚净宣和羽士道君皇帝。这朝天子，乃是江南李氏后主转生。父皇神宗天子，一日在内殿看玩历代帝王图像，见李后主风神体态，有蝉脱秽浊，神游八极之表，再三赏叹。后来便梦见李后主投身入宫，遂诞生道君皇帝。少时封为端王。从小风流俊雅，无所不能。后因哥哥哲宗天子上仙，群臣扶立端王为天子。即位之后，海内平安，朝廷无事。道君皇帝颇留意苑囿。宣和元年，遂即京城东北隅，大兴工役，凿池筑囿，号寿山银岳。命宦官梁师成董其事。又命朱勔取三吴二浙三川两广珍异花木，瑰奇竹石以进，号曰“花石纲”。竭府库之积聚，萃天下之伎巧，凡数载而始成。又号为万岁山。奇花美木，珍禽异兽，充满其中。飞楼杰阁，雄伟瑰丽，不可胜言。内有玉华殿、保和殿、瑶林殿，大宁阁、天真阁、妙有阁、层峦阁、琳霄亭、骞凤垂云亭，说不尽许多景致。时许侍臣蔡京、王黼、高俅、童贯、杨戩、梁师成纵步游赏。时号“宣和六贼”。有诗为证：

琼瑶错落密成林，竹桧交加尔有阴。
恩许尘凡时纵步，不知身在五云深。

单说保和殿西南有一座玉真轩，乃是官家第一个宠幸安妃娘娘妆阁，极是造得华丽。金铺屈曲，玉槛玲珑，映彻辉煌，心目俱夺。时侍臣蔡京等，赐宴至此，留题殿壁。有诗为证：

保和新殿丽秋辉，诏许尘凡到绮闱。

雅宴酒酣添逸兴，玉真轩内看安妃。

不说安妃娘娘宠冠六宫。单说内中有一位夫人，姓韩名玉翘。妙选入宫，年方及笄。玉佩敲磬，罗裙曳云；体欺皓雪之容光，脸夺芙蓉之娇艳。只因安妃娘娘三千宠爱偏在一身，韩夫人不沾雨露之恩。时值春光明媚，景色撩人，未免恨起红茵，寒生翠被。月到瑶阶，愁莫听其风管；虫吟粉壁，怨不寐于鸳衾。既厌晓妆，渐融春思，长吁短叹，看看惹下一场病来。有词为证

任东风老去，吹不断泪盈盈。记春浅春深，春寒春暖，春雨春晴，都断送佳人命。落花无定挽春心。芳草犹迷舞蝶，绿杨空语流莺。玄霜着意捣初成，回首失云英。但如醉如痴，如狂如舞，如梦如惊。香魂至今迷恋，问真仙消息最分明。几夜相逢何处，清风明月蓬瀛。

渐渐香消玉减，柳颦花困，太医院诊脉，吃下药去，如水浇石一般。忽一日，道君皇帝在于便殿，敕唤殿前太尉杨戩前来，天语传宣道：“此位内家，原是卿所进奉。今着卿领去，到府中将息病体。待得痊安，再许进宫未迟。仍着光禄寺每日送膳，太医院伺候用药。略有起色，即便奏来。”当下杨戩叩头领命，即着官身私身搬运韩夫人宫中箱笼装套，一应动用什物器皿。用暖輿抬了韩夫人，随身带得养娘二人，侍儿二人。一行人簇拥着，都到杨太尉府中。太尉先去对自己夫人说知，出厅迎接。便将一宅分为两院，收拾西园与韩夫人居住，门上用锁封着，只许太医及内家人役往来。太尉夫妻二人，日往候安一次。闲时就封闭了门，门旁留一转桶，传递饮食、消息。正是：

映阶碧草自春色，隔叶黄鹂空好音。

将及两月，渐觉容颜如旧，饮食稍加。太尉夫妻好生欢喜。排下酒席，一当起病，一当送行。当日酒至五巡，食供两套，太尉夫人开言道：“且喜得夫人贵体无事，万千之喜。旦晚奏过官里，选日入宫，未知夫人意下如何？”韩夫人叉手告太尉、夫人道：“氏儿不幸，惹下一天愁绪，卧病两月，才觉小可。再要在此宽住几时，伏乞太尉、夫人方便，且未要奏知官里。只是在此打搅，深为不便。氏儿别有重报，不敢有忘。”太尉、夫人只得应允。过了两月，却是韩夫人设酒还席。叫下一名说评话的先生，说了几回书。节次说及唐朝宣宗宫内，也是一个韩夫人，为因不沾雨露之恩，思量无计奈何。偶向红叶上题诗一首，流出御沟。诗曰：

流水何太急？深宫尽日闲。
殷勤谢红叶，好去到人间。

却得外面一个应试官人，名唤于佑，拾了红叶，就和诗一首，也从御沟中流将进去。后来那官人一举成名。天子体知此事，却把韩夫人嫁与于佑，夫妻百年偕老而终。这里韩夫人听到此处，蓦上心来，忽地叹一口气。口中不语，心下寻思：“若得奴家如此侥幸，也不枉了为人一世！”当下席散，收拾回房。睡至半夜，便觉头痛眼热，四肢无力，遍身不疼不痒，无明顿发熬煎，依然病倒。这一场病，比前更加沉重。正是：

屋漏更遭连夜雨，船迟偏遇打头风。

太尉夫人早来候安，对韩夫人说道：“早是不曾奏过官里宣取入宫。夫人既到此地，且是放开怀抱，安心调理。且未要把入宫一节，记挂在心。”韩夫人谢道：“感承夫人好意，只是氏儿病入膏肓，眼见得上天远，入地便近，不能报答夫人厚恩，来生当效犬马之报。”说罢，一丝两气，好伤感人。太尉夫人甚不过意，便道：“夫人休如此说。自古吉人天相，眼下凶星退度，自然贵体无事。但说起来，吃药既不见效，枉淘坏了身子。不知夫人平日在宫，可有甚愿

心未经答谢？或者神明见责，也不可知。”韩夫人说道：“氏儿入宫以来，每日愁绪萦丝，有甚心情许下心愿？但今日病势如此，既然吃药无功，不知此处有何神圣，祈祷极灵，氏儿便对天许下愿心。若得平安无事，自当拜还。”太尉夫人说道：“告夫人得知，此间北极佑圣真君，与那清源妙道二郎神，极是灵应。夫人何不设了香案，亲口许下保安愿心。待得平安，奴家情愿陪夫人去赛神答礼。未知夫人意下何如？”韩夫人点头应允。侍儿们即取香案过来。只是不能起身，就在枕上，以手加额，祷告道：“氏儿韩氏，早年入宫，未蒙圣眷，惹下业缘病症，寄居杨府。若得神灵庇护，保佑氏儿身躬康健，情愿绣下长幡二首，外加礼物，亲诣庙廷，顶礼酬谢。”当下太尉夫人也拈香在手，替韩夫人祷告一回，作别不提。可霎作怪，自从许下愿心，韩夫人渐渐平安无事。将息至一月之后，端然好了。太尉夫妇不胜之喜。又设酒起病，太尉夫人对韩夫人说道：“果然是神道有灵，胜如服药万倍。却是不可昧心，负了所许之物。”韩夫人道：“氏儿怎敢负心。目下绣了长幡，还要屈夫人同去了还心愿。未知夫人意下何如？”太尉夫人答道：“当得奉陪。”当日席散，韩夫人取出若干物事，制办赛神礼物，绣下四首长幡。自古道得好：

火到猪头烂，钱到公事办。

凭你世间稀奇作怪的东西，有了钱，哪一件做不出来？不消几日，绣就长幡，用根竹竿叉起，果然是光彩夺目。选了吉日良时，打点信香礼物，官身私身，簇拥着两个夫人，先到北极佑圣真君庙中。庙官知是杨府钩眷，慌忙迎接至殿上，宣读疏文，挂起长幡。韩夫人叩齿礼拜。拜毕，左右两廊游遍。庙官献茶，夫人吩咐当道的赏了些银两，上了轿，簇拥回来。一宿晚景不题。明早又起身，到二郎神庙中。却惹出一段蹊跷作怪的事来。正是：

情知语是钩和线，从前钓出是非来。

话休烦絮。当下一行人到得庙中。庙官接见，宣疏拈香礼毕。却好太尉夫人走过一壁厢，韩夫人向前，轻轻将指头挑起销金黄罗

帐幔来。定睛一看，不看时万事全休，看了时，吃那一惊不小！但见：

头裹金花幞头，身穿赭衣绣袍，腰系蓝田玉带，足登飞凤乌靴。虽然土木形骸，却也丰神俊雅，明眸皓齿。但少一口气儿，说出话来。

当下韩夫人一见，目眩心摇，不觉口里悠悠扬扬，漏出一句俏话低声的话来：“若是氏儿前程远大，只愿将来嫁得一个丈夫，恰似尊神模样一般，也足称生平之愿。”说犹未了，恰好太尉夫人走过来，说道：“夫人，你却在此祷告什么？”韩夫人慌忙转口道：“氏儿并不曾说什么。”太尉夫人再也不来盘问。游玩至晚归家，各自安歇不题。正是：

要知心腹事，但听口中言。

196

却说韩夫人到了房中，卸去冠服，挽就乌云，穿上便服，手托香腮，默默无言。心心念念，只是想着二郎神模样。蓦然计上心来，吩咐侍儿们端正香案，到花园中人静处，对天祷告：“若是氏儿前程远大，将来嫁得一个丈夫，好像二郎尊神模样，煞强似入宫之时，受千般凄苦，万种愁思。”说罢，不觉纷纷珠泪滚下腮边。拜了又祝，祝了又拜。分明是痴想妄想，不道有这般巧事。韩夫人再三祷告已毕，正待收拾回房，只听得万花深处，一声响亮，见一尊神道，立在夫人面前。但见：

龙眉凤目，皓齿鲜唇，飘飘有出尘之姿，冉冉有惊人
之貌。若非阆苑瀛洲客，便是餐霞吸露人。

仔细看时，正比庙中所塑二郎神模样，不差分毫来去。手执一张弹弓，又像张仙送子一般。韩夫人又惊又喜，惊的是天神降临，未知是祸是福；喜的是神道欢容笑口，又见他说出话来。便向前端

端正正道个万福，启朱唇，露玉齿，告道：“既蒙尊神下降，请到房中，容氏儿展敬。”当时二郎神笑吟吟同夫人入房，安然坐下。夫人起居已毕，侍立在前。二郎神道：“早蒙夫人厚礼。今者小神偶然闲步碧落之间，听得夫人祷告至诚。小神知得夫人仙风道骨，原是瑶池一会中人。只因夫人凡心未静，玉帝暂滴下尘寰，又向皇宫内苑，享尽人间富贵荣华。滴限满时，还归紫府，证果非凡。”韩夫人见说，欢喜无任。又拜祷道：“尊神在上，侍儿不愿入宫。若是氏儿前程远大，将来嫁得一个良人，一似尊神模样，偕老百年，也不辜负了春花秋月，说什么富贵荣华！”二郎神微微笑道：“此亦何难，只恐夫人立志不坚。姻缘分定，自然千里相逢。”说毕起身，跨上槛窗，一声响亮，神道去了。韩夫人不见便罢，既然见了这般模样，真是如醉如痴，和衣上床睡了。正是：

欢娱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长。

翻来覆去，一片春心，按纳不住。自言自语，想一回，定一回：“适间尊神降临，四目相视，好不情长！怎地又瞥然而去？想是聪明正直为神，不比尘凡心性，是我错用心机了。”又想一回道：“是适间尊神丰姿态度，语笑雍容，宛然是生人一般。难说见了氏儿这般容貌，全不动情？还是我一时见不到处，放了他去？算来还该着意温存，便是铁石人儿，也告得转。今番错过，未知何日重逢。”好生摆脱不下。眼巴巴盼到天明，再做理会。及至天明，又睡着去了。直到傍午，方才起来。当日无情无绪，巴不到晚。又去设了香案，到花园中祷告如前：“若得再见尊神一面，便是三生有幸。”说话之间，忽然一声响亮，夜来二郎神又立在面前。韩夫人喜不自胜，将一天愁闷，已冰消瓦解了。即便向前施礼，对景忘怀：“烦请尊神入房，氏儿别有衷情告诉。”二郎神喜孜孜堆下笑来，便携夫人手，共入兰房。夫人起居已毕。二郎神正中坐下，夫人侍立在前。二郎神道：“夫人分有仙骨，便坐不妨。”夫人便斜身对二郎神坐下。即命侍儿安排酒果，在房中一杯两盏，看看说出衷肠话来。道不得个：

春为茶博士，酒是色媒人。

当下韩夫人解佩出湘妃之玉，开唇露汉署之香，“若是尊神不嫌秽褻，暂息天上征轮，少叙人间恩爱。”二郎神欣然应允，携手上床，云雨绸缪。夫人倾身陪奉，忘其所以。盘桓至五更，二郎神起身，嘱咐夫人保重，再来相看，起身穿了衣服，执了弹弓，跨上槛窗，一声响亮，便无踪影。韩夫人死心塌地，道是神仙下临，心中甚喜。只恐太尉夫妻催他入宫，只有五分病，装做七分病，闲常不甚十分欢笑。每到晚来，精神炫耀，喜气生春。神道来时，三杯已过，上床云雨，至晓便去，非止一日。忽一日，天气稍凉，道君皇帝分散合宫秋衣，偶思韩夫人，就差内侍捧了旨意，敕赐罗衣一袭，玉带一围，到于杨太尉府中。韩夫人排了香案，谢恩礼毕，内侍便道：“且喜娘娘贵体无事。圣上思忆娘娘，故遣赐罗衣玉带，就问娘娘病势已痊，须早早进宫。”韩夫人管待使臣，便道：“相烦内侍则个。氏儿病体只去得五分。全赖内侍转奏，宽限进宫，实为恩便。”内侍应道：“这个有何妨碍。圣上那里也不少娘娘一个人。入宫时，只说娘娘尚未全好，还须耐心保重便了。”韩夫人谢了内侍，作别不题。到得晚间，二郎神到来，对韩夫人说道：“且喜圣上宠眷未衰，所赐罗衣玉带，便可借观。”夫人道：“尊神何以知之？”二郎神道：“小神坐观天下，立见四方。谅此区区小事，岂有不知之理？”夫人听说，便一发将出来看。二郎神道：“大凡世间宝物，不可独享。小神缺少围腰玉带。若是夫人肯舍施时，便完成善果。”夫人便道：“氏儿一身已属尊神，缘分非浅。若要玉带，但凭尊神将去。”二郎神谢了，上床欢会。未至五更起身，手执弹弓，拿了玉带，跨上槛窗，一声响亮，依然去了。却不道是：

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

韩夫人与太尉居止，虽是一宅分为两院，却因是内家内人，早晚愈加提防。府堂深稳，料然无闲杂人辄敢擅入。但近日来常见

西园彻夜有火，唧唧啾啾，似有人声息。又见韩夫人精神旺相，喜容可掬。太尉再三踌躇，便对自己夫人说道：“你见韩夫人有些破绽出来么？”太尉夫人说道：“我也有些疑影。只是府中门禁甚严，决无此事，所以坦然不疑。今者太尉既如此说，有何难哉。且到晚间，着精细家人从屋上扒去，打探消息，便有分晓。也不要错怪了人。”太尉便道：“言之有理。”当下便唤两个精细家人，吩咐他如此如此，教他“不要从门内进去，只把摘花梯子倚在墙外，待人静时，直扒去韩夫人卧房，看他动静，即来报知。此事非同小可的勾当，须要小心在意。”二人领命去了。太尉立等他回报。不消两个时辰，二人打看得韩夫人房内这般这般，便教太尉屏去左右，方才将所见韩夫人房内坐着一人，说话饮酒，“夫人口口声声称是尊神。小人也仔细想来，府中墙垣又高，防闲又密，就有歹人，插翅也飞不进。或者真是个神道，也未见得。”太尉听说，吃那一惊不小。叫道：“怪哉！果然有这等事！你二人休得说谎，此事非同小可。”二人答道：“小人并无半句虚谬。”太尉便道：“此事只许你知我知，不可泄漏了消息。”二人领命去了。太尉转身对夫人一一说知。“虽然如此，只是我眼见为真。我明晚须亲自去打探一番，便看神道怎生模样。”

捱至次日晚间，太尉徐唤过昨夜打探二人来，吩咐道：“你两人着一个同我过去，着一人在此伺候。休教一人知道。”吩咐已毕，太尉便同一人过去，捏脚捏手，轻轻走到韩夫人窗前，向窗眼内把眼一张，果然是房中坐着一尊神道，与二人所说不差。便待声张起来，又恐难得脱身。只得忍气吞声，依旧过来，吩咐二人休要与人胡说。转入房中，对夫人说知就里：“此必是韩夫人少年情性，把不住心猿意马，便遇着邪神魍魉，在此污淫天眷，决不是凡人的勾当。便须请法官调治。你须先去对韩夫人说出缘由，待我自去请法官便了。”夫人领命。

明早起身，到西园来，韩夫人接见坐定，茶汤已过。太尉夫人屏去左右，对面论心，便道：“有一句话要对夫人说知。夫人每夜房中，却是与何人说话？唧唧啾啾，有些风声吹到我耳朵里。只是此事非同小可，夫人须一一说知，不要隐瞒则个。”韩夫人听说，满面